

臨澤文史資料

第二輯



临泽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临泽县委员会

内 部 发 行

书 名	临泽文史资料
编 写 者	政协临泽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承印单位	张掖河西印刷厂印装
印 数	1--2000册
工 本 费	3.95元
准印证号	甘新出063字总007号(93)002号

编 审 李文秀

主 编 周国瑞

责任编辑 魏延全

顾 问 翁世泽

校 对 汪永福 宋克旺 刘 锋

目 录

我随北平学生南下请愿团逼蒋抗日的回忆·····	陈生蕃 (1)
民国21年临泽社会概况介绍·····	李文秀 (3)
蔡支华整顿县治的哀叹·····	吴 璞 (10)
徐向前在临泽·····	濮生荣 (15)
李先念在临泽·····	魏廷全 (29)
红军西征在临泽期间的统战工作·····	魏廷全 (33)
临泽解放纪实·····	濮生荣 (44)
红西路军前卫营营长傅呈祥·····	濮生荣 (55)
早期参加红军的临泽人·····	濮生荣 (57)
红西路军少年先锋团在临泽·····	濮生荣 (59)
张治中来临一瞥·····	贾世禧 (61)
解放前的临泽教育概况·····	马丰林 (63)
初创时期的临泽一中·····	李天晴 (77)
民国时期沙河地方私塾和小学·····	贾世禧 (80)
临泽清代学者申毓胥·····	马丰林 (83)
民国时期临泽教育界名人高增贵·····	马丰林 (85)
回忆临泽中学的奠基人李正道·····	马丰林 (89)
明清以来临泽基层行政机构演变情况·····	马丰林 (93)
历史上临泽县名和治名的差异·····	吴 璞 (99)
临泽境内一些地名的由来和变迁·····	吴 璞 (107)

《创修临泽县志》的编纂及出版经过	马丰林 (117)
黑河与弱水	吴 瑛 (121)
临泽古代的农业和土著民	吴 瑛 (124)
临泽古代的边防和戍垦设施	张怀德 (128)
解放前临泽县水利概况	马丰林 (141)
解放前临泽的交通运输	侯万禄 (149)
仙姑庙会追记	周国瑞 (156)
清代关陇诗杰胡钱游仙姑庙诗	魏延全 (169)
解放前蓼泉社火情况追述	马丰林 (171)
黄河九曲转灯会	濮生荣 (175)
兵匪勾接 坑害百姓	马丰林 (178)
国民党时期的币制改革在临泽	杨友让 (181)
一贯道在临泽的活动	周国瑞 (183)
“集义当”兴衰记	马丰林 (189)
临泽民间酒歌	刘爱国 (192)
旧时临泽农村风尚习俗	周国瑞 (195)
编后语	(217)

我随北平学生南下 请愿团逼蒋抗日的回忆

陈 生 著

1931年9·18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国东北，举国群情激愤，要求政府出兵抗日的呼声震撼全国。北平各大学学生组织请愿团南下，敦促国民政府迅速出兵抗日。记得当时的请愿团由六个大学组成，其中北京大学最为明显，他们的大红旗上写的是示威团。今天我能回忆到当时的甘肃学生有詹哲民、陈世祥（系民国大学学生）；张美如是中国大学的；夏仲三、关泾川等和我是朝阳大学的，还有些同学记不起了。总的情况是六个大学共约七百多人。这是第一批请愿示威团，大家集聚在前门车站，由于软弱的政府不敢出兵，还害怕学生请愿，故有意阻挠学生的爱国行动，拒不调拨车皮，幸赖铁路工人的热情支持，几经周折，始得成行。路经天津、济南、徐州等处，均有成百上千的学生卧轨挡车。我们到达浦口，南京政府派人把学生安排在中央军校，第二天集会到国民政府门前，要求蒋介石出面接见，但狡猾的蒋介石不敢露面，派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和学生周旋。经过四个多小时的示威抗议，张治中提出让派三名代表去见蒋介石，蒋迫于激昂的群情，为应付暂时局面，写了承诺抗战的

手条，允于第三天在中央军校接见。届时七百多学生列队集合礼堂。有四、五个警卫不停地四周巡查，张治中和蒋介石走到台前，讲了约四十分钟的话，作了些表面文章，其大意是“学生们是国家的宝贝，你们来政府请愿，是爱国的表现，至于抗日，是国家大事，政府正在考虑。”对抗日毫无果断之意，只是把“学生是国家的宝贝”这句话重复了许多遍，似乎这就是他应付学生的唯一“术语”。但对出兵抗日不表态度。正在学生一阵又一阵的激烈质问之下，倏地从队伍中冲出一位女生，厉声斥责：“委员长口说抗日面不敢出兵，难道甘心当亡国奴不成？同学们！我们是没有娘的孩子，冲上前线与日本鬼子拼吧！”这一下可把蒋介石惊呆了，站在台上面色惨白，半晌说不出话来，他万万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难堪局面。蒋在恼羞成怒之下，既不好发作，又不甘心示弱，大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这位女生厉声回答“我叫孙××！”（名字记不起了）。“委员长如有诚意出兵，我头一个报名参军。”台下的口号声和掌声此起彼伏，达到了最高潮。

这位女生是中国大学的学生，从进入南京城和列队去军校途中，她总是带头喊口号，显得活跃激昂，甚至声音都有些沙哑了，但还在连续激昂的高呼。有人讥讽“孙麻子太出风头了”（她面上有麻子），不料在军校礼堂的这一表现，赢得了大家的共鸣，同学们又以崇敬的心情，给她送了个“麻姑”的美号，一谈起她，无不赞扬“麻姑”是有爱国热情的血性青年，表达了我们大家的心声。可不是吗？没有这一点出头露面的勇气，还谈得上什么血性青年呢？有人赞曰：“仙姑岂仅天上有，人间麻姑胜天仙。”

民国21年临泽社会概况介绍

李 文 秀

解放前的旧临泽究竟是什么样子？现在的年轻一代恐怕很难有全面的了解。所以，对今天的新临泽与解放前的旧临泽也就难以有全面的比较。近年来由于主持《临泽县志》的编修和《临泽文史资料》的编辑工作，有机会看了一些关于临泽县的历史资料。其中，民国廿一年至廿三年的几任临泽县县长的政务报告，使我对那一段历史时期的临泽有了一个较清晰完整的了解。就一般人的想象，旧社会的官总是要粉饰太平为统治阶级说话，但是，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出发，这几位县长的割切陈词，也还是道出了那时“十室九空”、“市场萧条”、“饥民形状可怜”的历史真面目。因此，就借助他们的语言，把民国廿一年临泽的社会概况介绍给读者，使青年朋友对旧中国的临泽有更多的了解，激发对新临泽的热爱，坚定建设新临泽的信念。

（一）

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年底，蒋介石调集十万之众，开始围攻中央苏区。次年四月、七月相继发动了第二次

和第三次围攻。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又开始了对中国东北的进攻。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连年荒旱”的临泽步入了更加艰难的岁月。

民国廿一年，元月，“天气甚冷，饥民啼饥号寒”。到了五月，“各区贫户茹食草根树皮”，“饥民嗷嗷（即嗷）待哺，形状可怜”。六月，“饥民五千余人”，“四乡断炊者甚多”。施赈会曾劝募杂粮，发放了两次救济口粮，“初次饥民二千余人，每人散粮一至二升；二次饥民五千余人，或散一升或散半升”，但是，杯水车薪的“赈济”，“不能了饥，形状甚属堪怜”。就是这一年，老天爷也还是继续和临泽人民作对：“上年秋夏无雨，冬水又未灌过”。“入冬气候高寒，异常冷烈”。“二月廿日才得雪分许，廿三日得雪四分，廿六日微雪”。“三月十日狂风历一昼夜，十一至廿日连日大风”。“四月十六日落雨寸许。廿二日得雨二寸三分，廿六日得雨三分”。“五月三日上午骤起怪风，阴霾黑暗，历两小时始散；十五日申刻发雷，骤风数小时；廿六日微雨不及分寸”。“六月二日下午阴云四合，申刻微雨历一小时，入地不及寸许。夏禾俱已受旱，四民望雨甚殷。廿日下午骤阴，但只有狂风不息，地暗天昏”。至此，“夏禾多数槁枯，收成无望”。八月份下了七次雨，降水最多者入地四寸五分。然而为时已晚，只有发动民众多种点秋禾充饥了。

祸不单行，十月份，“朔风甚厉，地方传染伤寒病症，死亡迭见”。十二月“廿五日上午八时半地震甚剧，约十分钟，迄下午六时，共波动四次”。据二十二年催上峰视察灾情的报告称，这次地震损失甚重，期望上级怜悯。

(二)

自然灾害给人民造成的饥苦已不堪言。但是，国民党连年内战带来的灾难又绵绵不断地强加到穷苦百姓头上，使其苦境雪上加霜，苦不堪言。不仅一次次请求救助的报告如石沉大海，而且“拨款接连不断”：催征十八、十九两年份粮草及二十年份粮折，十八届驼捐；当年的田赋、捐、税提前征收；预征二十二年部分粮款；征收巨额军费。请看：

去岁十二月六日：“本县新旧管仓储粮石，由甘州旅旅部一律封锁，以作军用”。连“监犯囚粮都无法办理”。

元月上旬：催征历年所欠粮款。

元月中旬：马副官以每斗二元八角住县征收民欠本色粮石移作饷用；第九师派员提过廿二年亩款，“下欠尾数纯在逃绝饷户之身”，虽请求“委实无法办理”，但亩款总处仍令要筹三万元；奉烟亩罚款总处训令，饬由田亩款项下筹汇三万元。

二月份：财厅命令筹备银元一万元，县长哀叹：“民生艰苦，经济困难，所有应行建设事项无法扩充。”

三月份：指拨第九师及骑一师军费洋一千五百元；指拨廿一年正杂款筹借洋一万元；以本年正赋为担保，筹解银洋一万元；奉宣慰使署军需处令指拨九师、骑一师三月份维持费一千五百元，由各区挪借解交。

四月份：烟亩罚款总处指拨九师维持费一万元，由正杂项目拨支九师军费四千元，由民间暂行挪借；奉拨骑一师及九师军费七千元，并开征三成折粮。

五月份：指拨一九师军费三千元，由正杂项下摊借；烟亩罚款处也派员坐县提款：奉令从粟粮价内指拨军费八千元，“因仓储无粮可粟，改由亩款下支付。”

六月份：奉拨十四师军费二千元，虽县长疾呼：“担负过重，民力拮据，殊形困苦”。紧接着又指拨宣署军费一万五千元，绥靖署一千元：由亩款内奉拨宣署二万元，一九师一万七千元。“临泽县全年正杂各款拨尽，还长拨六千余元。”

八月九日：下忙本色粮石开征。

九月份：奉拨一九师及三十六师七月份军费一万元，宣署七月份军费五千元：奉令捐助东北难民冬衣；募捐山东补葺孔庙。县长哀告：“临泽地方甚形痛苦，拨款接连不断，民力不支”。

十月份：劝募东南国难灾民赈济之款。

十一月：开征二十二年地丁：奉拨一九师三十六师十月份经费。县长再申：“民间担负甚重，民生拮据”。

十二月份：原任县长病死任所，“各军提款委员自行下乡催提，遂致人民逃避，鸡犬不宁”。催缴募金库券二万元，新任县长抗争：“临泽地方连年亢旱，十室九空，实鲜殷富，催交万分困难”。奉命提前开征廿二年上忙地丁。

(三)

连年大旱之后的临泽，民国廿一年农民无力播种，县政府向甘州旅借了军粮小麦二百石，让农民播了种，结果大多数禾苗稿枯。“新粮新土布上市后，市面仍然萧索，四乡经

济尤觉困难”。这一年的收成如何？没有数据。廿二年“天道亢旱，雨水稀少，第四、第五、第二等区半受旱灾。”

“秋禾平均约有六七分收成”。就以是年的收入与上年作一比较。

民国廿二年，省政府的观察员报告：临泽县全年收入粮食36400石，其中小麦16000石，青稞2800石，大米400石，其它都是秋杂粮，以当时的官价折合洋27300元。其它经济收入主要是红枣、梨、羊毛、驼毛四项，合价26000元，全县总收入洋53300元。那一年的总户数是8130户，户均产粮4.489石。而这些总农户中，自耕农只占十分之三，半自耕农占十分之一，佃农占了十分之二，雇农占了十分之四。户均经济收入为6.55元。总人口为67260人，人均产粮0.541石，人均经济收入0.7777元。

那么，按正常年景的额定正杂负担有多少呢？官方规定有据的本色粮石额征5870.23石，实征4778.1石，附征1802石；折色粮石额征2515.8石，实征2047.7石，附征307.1石。按实征与附加，合计征粮8936石。户均征粮1.09石，人均征粮0.13石。但入仓时还要附加：每征一石粮，附征耗羨粮1.5斗，斛面粮1.25斗。除此之外，民国廿至廿一年各村河跌、沙压及逃绝荒旱地本、折粮1560.28石，多次请求仍不予豁免。

草束额征114377.171束，实征75077.89束。

地丁304.290元，杂赋86390元，串票四种约500元，地方经费12884元，总计104578.29元，户均负担12.86元，人均负担1.554元，是年收入的二倍。

以上均未计“长拨”和额外摊派、捐募、挪借各项。不

难看出，民国廿一年的临泽人民是怎样度日的。连那位视察大员也感叹：“农业生产技术落后，防灾设备全无；现局中农之负担过重，而政府无救济方法；农民受高利贷之剥削过甚……农村益见破产……”

民国廿二年，除上述各项负担外，又增加了以下各款：

印花税款。据报：“临泽地方狭小，瘠苦非常，统无市场，又无集镇。各地仅有商民十数家，均系小本经营，半农半商。又逢连年灾害，十室九空，缺少比额七千元”无法征集。

加征牲畜税。据报：“旧年征四分，总定金年比税洋七百五十元。改定税年八分，新定比税一千五百元，查概无骡马市场，实难征获。”

增加司法经费。自廿二年元月，“每月增加洋八十元”。

具发驼商旗帜护照二十份。

烟亩罚金有增无减。

巨额违禁罚金。

县长蔡支华称：“年来索款紧急，人民只得筹借，以供急需。而一般贪利之徒乘机重利盘剥，每洋一元月息一元，至第二月变息为本，月息二元，如此轮环不息，以一元之本，全年可得四千余元。当此收麦之家，颗粒无成，割烟之户不够偿债”。“金融拮据，赋捐奇重，人民困苦达于极点。”“经济破产，赤贫占十分之五六，次贫占十分之二三，小康之家约十分之一二。”

直到廿三年，还将廿二年的民情反复上达：“财厅指本年粮折拨一万六千元，而全县粮折一项仅为八千余元，抵党

政各费尚有不敷，竟长拨二倍之巨！”

“奉令长拨廿二年亩款三千三百元，迭请改拨，不见指令，只得千方百计收征。”

“年末民穷财尽，筹办公款万分困难，且屡次拨款绵绵不息，委员守捉不容缓，实难应付。”

“各处提款委员守捉拨款，催逼急切。值此十室九空之秋，委实难以支付！”“农村经济早已破产，农民困苦异常，而公款日渐增加，委实难于支持。”“市场萧条，商业渐次停整。”

以上所引的话，是国民党临泽县县长说给上峰听的，显然，为了他们的前程，不能不字斟句酌，细心推敲，因此，也许实际情况更糟。但总的说来民国廿一年的这些情况还是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的。这种状况不只存在于民国廿一年，质朴忠厚的临泽人民，不知度过了多少个象民国廿一年这样的难熬岁月，在那民不聊生、经济凋敝、政治黑暗的社会里，尽管他们饥无所食，寒无所衣，“殚其地所出，竭其家之入”，也远远不能负担起统治阶级无休止的苛捐杂税和繁重田赋。从上述所引的严酷的史料事实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临泽县那苦难时代的历史面貌，也更清楚地认识到旧制度下临泽广大劳动人民的普遍命运。通过了解临泽的过去，才能使我们更加珍惜临泽的今天，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创造临泽更美好的明天。

蔡支华整顿县治的哀叹

吴 瑛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7月，胸有经世济民大志的蔡支华出任了临泽县的县长（先为代理）。他立志“整顿县治”，可以说是动了真个儿的，干了许多令人咂舌的事。但是，蒋家王朝运交末世，任他有多少“兴利”、“革弊”的高招，也未能使临泽弹丸之地恢复生气，在惨淡经营了一年零六个月之后，只得发一声“复兴无望”的哀叹，不甘心地离开了。

蔡支华上任前的临泽是什么样子呢？据笔者看到的档案资料说，从1928年以来“连年干旱”。直到1934年，黑河沿岸一带才算减轻了干旱威胁。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临泽根本没有抗御自然灾害的设施，只能听命于老天爷的捉弄，这种状况并非一时之虞。严重的是，自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一方面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一方面是国民党对红色根据地的围剿，临泽虽地处边陲，但同样饱受战争之苦：横征暴敛，强取豪夺，加之国民党政治腐败，地方官吏贪赃枉法，“强悍之民”高利盘剥，军阀部队乘机骚扰，盗匪出没持枪抢劫……。到蔡支华接任时，已经是“经济破产”、“十室九空”、“金融拮据、赋捐奇重”、“人民

困苦达于极点”的苍凉景象。

蔡文华于1933年6月30日到任。7月3日，即有一名驻甘部队的副官上门寻衅：他以办军驼为由，在县“任意诈骗”，而地方官吏却敢怒不敢言，蔡文华将这位副官请进县府“婉言相劝”，不料他眼里根本没有这位芝麻官，“大闹县府、辱骂不已”。蔡县长哪能受得了这份窝囊气！一气之下找到旅部和旅长讲理，并以不严惩这位副官就以辞官抗争，终于将这位横行霸道的副官，以辱殴县长、打伤兵站站丁等恶行，判了三年徒刑。

紧接着，他在接理税契清册中发现财政股匿藏收入白契二百余张。对此，他没有手软，以贪污罪将经管人员监押严办。

他的这些举动，使老百姓看到了一线希望，纷纷告发地方不法者的劣迹。于是，他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清算帐目；二、他认为，造成政府公务人员勒索滋扰的客观原因是财政困难，薪俸无着，迫使政警人员生活无法维持，必然侵扰地方。所以，尽一切努力保证政警、房科书记等三十三人的薪俸及时供给，“督促员警廉洁”；三、参酌地方生活情形，以路途远近，分别普通和特别差务制定了单行章程。另外，他呈请省政府批准，发布了严禁重利盘剥的公告，并亲自查察实行。他发现，地方财政由地方担任的公安局经费、法署经费、高院费、第三分院费、各区、村公所经费、兵站费以及各种杂费，向来是分别摊收。“各自为政、名目繁多、流弊丛生”。为免中饱，于是改由统筹。

根据地方揭发，他首先组织人力，调查了第四区区长侵吞公款一案，直至将其绳之以法，并查抄了家产，变卖抵顶